

沈陽故宮轶聞



● 铁玉钦 编写

DE35/15

沈阳故宫轶闻

铁玉钦 编写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沈阳

988703

沈阳故宫轶闻

Shenyang Gugong Yiwen

铁玉钦 编写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8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字数: 95,000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 插页: 2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8,000

责任编辑: 徐永之 插图: 王弘力 勤学

封面设计: 金明 责任校对: 陈文本

统一书号: 10158·817

定价: 0.54元

序

本书所收的故事，都是与沈阳故宫有关的遗事轶闻，其中大部份人物行状具见史乘，有《清实录》、《清史稿》等史书佐证，其发生地点又多围绕盛京——即今之沈阳，有现存沈阳故宫可考。如按图索骥，因有文物古迹足资追寻，故某人在某处做某事，大抵尚可约略指说，故名其书曰：“沈阳故宫轶闻”。按作者后记：“为满足对塞外宫殿奥秘”的探求，增加旅游的兴趣来说，可谓克遂初衷了。

作者多年在沈阳故宫博物馆从事清初史料的研究，对有清代的典章文物，宫廷掌故等博涉多闻，工余执笔，集而成书，虽为历史科研之余业，然亦有足补清史之缺文或正其语焉而不详者，如乌鸦救凡察事就是一例（见“索伦杆的传说”）。在清实录谓：凡察被追得无路逃生，行将被擒之际，一片乌鸦遮天盖地而来，群集凡察头上身上，因而躲过敌人的追捕，使凡察绝处逢生，故而凡察的后人——满族，立索伦杆以享乌

鸦报恩。史文寓意以为乌鸦是奉天意而来解救凡察，而凡察自然就是奉天承运了。这种受命自天而君临万民的观点，不独满族为然，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也是同一母题，这本是皇权天授的愚骗人民的毒药，也是这些神话传说中的糟粕，是难以被现代人所理解和接受的，但整理神话传说过程中，那种妄自臆改，生编硬造的恶劣作风，又是既粗暴而无知的表现。这种矛盾如何解决呢？我看，本文就作了有益的尝试。你看作者是这样叙述的：

“凡察拖着疲惫的双腿，挪到悬崖边上一棵被雷火烧枯了的老榆树下，双手抱着树干，他想：来吧……我就从这里跳下去，死，也决不死在敌人之手。可事有凑巧，随着落日的余辉，这枯败的老榆树迎来了昏鸦的返巢，这一大群乌鸦真是遮天盖日，它们密集在枯树上，就连凡察的头上、身上都站满了乌鸦……”

经过这样一番整理，既剔除了天意的糟粕，且无损于原来的风貌，更较《清实录》为近情而合理了。

对流传有绪或传闻异词的故事，则质之史实考之遗物，广搜博采比较研求，择其有据而近情理之善者，又重为敷陈演义之，所以，虽古老而为世所熟知的故事，读来亦时觉有新意。

作者幼年颇受说部话本等民间文学的薰陶，故行文叙事，每有说话人声口，如其写战阵冲杀，只见刀光剑影，使人眼花缭乱，恍如亲临沙场；讲角抵比武，背、拌、勾、举，转败为胜，几疑作者是摔跤的行家里手；读陈惜惜父女的悲惨遭际（见“八王寺拉水撞丧”）使人义愤填膺；览袁崇焕之忠而见诛，令人掩卷唏嘘；观清太宗皇太极之逼母殉葬，可概见为争夺皇位而“正大光明”的阴狠凶毒；叙弯都里老伴的哀鸣，可知在满洲贵族统治下，全国各族人民——也包括满族的下层小民的深重苦难。隐约可见这座金龙玉柱，碧瓦红墙的皇宫，在夕阳残照里，述说它往昔的繁华与兴衰。

总之，这本书从取材论，有根有据有着有落，结合故宫现存文物看，自有助于旅游之兴；就写作技法言，不诞不泥不蔓不枝，作为历史题材故事，久为群众所喜闻乐道。

笔者有幸，曾得先读之快，不揣孤陋，爰作弁言如是。

韩 彤

于一九八四年春节

目 录

索伦杆的传说	(1)
老汗王夺取沈阳城	(16)
辉山围猎	(29)
对弈思子	(36)
皇太极迎亲	(44)
宁远之战	(50)
老汗王之死	(56)
逼母殉葬	(59)
皇太极搬倒“三尊佛”	(65)
宫廷展览会	(74)
较射赏官	(79)
教场演武	(84)
角抵戏	(88)
告御状	(97)
大清门前的示威	(107)
蚌钟的谣传	(112)
宸妃殒天	(116)
庄妃劝谏	(123)

计杀袁崇焕	(130)
多尔袞摄政	(140)
吴三桂降清	(147)
八王寺拉水撞丧	(155)
弘晌贪赃	(166)
修御路展大惨死	(175)
后 记	(186)

索伦杆的传说

这本《沈阳故宫轶闻》故事很多，咱先从索伦杆说起。

参观过沈阳故宫的人，都看见过在故宫的中路，凤凰楼后面，清宁宫的正门前，竖着一根木杆。这根木杆的最下端镶在一块汉白玉的石座里，呈方形。从木杆的下部往上一米来的地方，又呈圆形，顶端又削成了尖状。尖顶之下二尺左右的地方，围着杆子装有一只像撇口碗似的锡斗。这根杆就是“索伦杆”，也叫做“索摩杆”，是满族传统的祭天用的神杆。这根索伦杆是清太宗皇太极于崇德五年（1640年）遵照满族传统，立在宫廷里的。清朝入关占据了北京的明朝皇宫之后，在明朝正宫娘娘所住的坤宁宫门前，学着沈阳故宫的样子也立了一根索伦杆。为什么清朝要在正宫门前立一根神杆祭天呢？要想弄明白这件事儿，还得从满族最古老的神话传说讲起。

各民族的起源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譬如西

周时期，周人传说他们的祖先是后稷。后稷的母亲姜嫄是因为踏了神的脚印才怀孕生下后稷的，他下生后，由牛羊哺乳，飞鸟保护，逐渐长大学会了种庄稼，才使周族得以繁衍。类似的传说，几乎世界上的各民族都有。满族也有自己民族起源的传说，什么很早以前，在长白山天池里有三位仙女沐浴，忽然飞来一只鸟啣了一颗朱果，三仙女中的最小的仙女佛古伦吃了仙果，生了一个男孩起名叫布库里雍顺。有人考证说布库里是地名，雍顺是英雄，也就是布库里英雄。当时满族的祖先分成三部，互相攻杀，布库里雍顺是天生平定叛乱的。布库里雍顺生下来就能讲话，一会儿就长成了大人。他母亲给他编了个筏子，让他顺水而下去平定叛乱。我们所要讲的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布库里雍顺坐在树条筏子上，顺水而下。他一面观赏两岸的风景，一面回想着母亲的叮咛：要到鄂多里城去平定三部的械斗，使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

小树条筏子在激流中随波起伏，飞快地向前驶去。

大约行了半日的路程，小筏子的速度渐渐地缓慢了。又行了一程，便见前面出现了一座城池。高耸的城门上，镶着一块门额，上面竖写三



个大大字：“鄂多里”。

布库里雍顺心想，这里就是母亲佛库伦所说的三部械斗的地方了。于是，他弃了筏子走上岸来，学着母亲的样子，折了些柳条，编了一把坐椅。然后，便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

鄂多里城也叫做“依兰哈拉”城，“依兰哈拉”是满语，译成汉语是“三姓”的意思。

“依兰哈拉”还真有三个不同姓氏的部落，由于这三个部落互相间都要争雄称长，长期以来，摩擦日深，动不动就要武力相见，有时甚至打得难解难分。在一场接着一场的互相争斗中，男人们流血丧命，妇孺们流离失所，家园被毁了，牲畜抢光了。大伙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生活。但是战争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人们越来越厌恶战争，祈求和平，可是战争就跟恶魔一样，死死地缠着不肯离去。和平，无论人们怎样祈祷，依旧是无踪无影。灾难和痛苦笼罩着鄂多里，象石块一样沉甸甸地压在人们的心头。

几天前，为了在狩猎中争夺一只狍子，东、西两个部落便厮杀起来，先是小股格斗，最后是阖城出击，直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于是南部落乘势出面调停了，几经斡旋，争执的双方仍然各执己见，无法解决。最后，只好把猎物拱手送给了调停者。及至南部落兴高彩烈地抬走了猎物

之后，这两个部落才醒悟过来，觉得十分后悔，双方白白争斗了一场，鹬蚌相争，使渔人得了利。于是双方又联合起来去攻打原来认为“调停有功”的南部落。而南部落又认为这两方背信弃义，也在磨刀霍霍准备迎战。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布库里雍顺来到了鄂多里城外。

东、西两部落的出征队伍正在号角的“呜呜”声中披挂集合。战马在嘶鸣，妇女老人和孩子们在哭泣，而部落的头人正在激昂慷慨地演说。原来为了一只狍子打得死去活来的两部落，如今又合在一起，去征讨他们的共同“敌人”了。

头人们讲过话，接着便是焚香拜天，杀白马乌牛盟誓。然后，两部头人歃血饮酒，准备共同出战，不获全胜，誓不返旌。

出征的战士们饱餐了之后，便提着桶走出城来，汲水饮马准备出发。当人们来到河边的时候，忽然发现一个相貌奇伟的少年男子，端坐在一把柳条椅子上。这少年是那样的庄重安详，气宇轩昂，一派仙风道骨，简直像个小天神，使人望而生敬。他们忘记了去提水，心里都在默默地嘀咕着：“莫不是天神下凡来搭救我们了吧！”一个年龄较大的士兵大着胆子走近了布库里雍顺身边，轻声地问道、

“你是谁，在这里干什么？”

“我叫布库里雍顺，是仙女佛库伦的儿子，天生我是为了平息你们鄂多里城的战乱的，快把你们的头人找来！”听了布库里的话，士兵们觉得有救了，冤家可以不打了，他们敲打着水桶，一边跳舞，一边唱歌。人们越聚越多，他们合着舞蹈的拍节，拍着巴掌，嘴里还“空齐”“空齐”地随着舞步助唱着。

城外河边发生的事儿，早就有人进城报告了正在准备出征的东、西两部落的头人。与此同时，南部落派出的打探东西两部落“军情”的哨探，也把这个消息报知了南部落的头领。南部落是这东、西、南三部落中，力量最弱的一个部落，它总是在械斗中，被人联合的对象，并常常以智斗勇，才能偏安一隅。这次调停东、西部落的纠纷本想得点小利使东西为仇，自己暂安，没想到东、西两部落联起来共同讨伐他。南部落知道东西联军的进攻是不可阻挡的，正无计可施，只好硬着头皮，死拼到底。尽管南部落作了最后抵抗的准备，然而，这毫无希望的抵抗，连头人也觉得，这次“国”必亡了。于是城内家家流泪，人人恐惧。头人已下了令，城破之前，家家都要按规定把妇孺杀掉，免作俘虏，遭到那不堪想象的蹂躏。同时还要在决战之前，处决东、西

两部落头人家在这里作“质”（抵押）的头人子侄，悬首城门，以示决心。当然，他们作质在东、西两部头人家的自家子弟也免不了同样的命运了。

南部落的哨探飞快地把自己亲见的布库里雍顺出现和东、西两部落士兵在河边的表现报告给头人。头人对布库里雍顺其人半信半疑，可是南部落的全城却轰动起来。他们并不想，也不愿意想布库里雍顺身世的真假，只要有人出来平息战祸，这就是他们当前的大救星。人们放下抵抗的刀枪一齐跑到头人的住所前，又是欢呼，又是焚香，要求头人率领阖城百姓去叩拜“天神”——布库里雍顺。头人找来了各家族的长者议事，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不管“天神”是谁，我们先去拜谒，抬上那不祥的争执物——狍子，交给布库里雍顺。这样，东、西部落发兵进攻的借口被堵住了，再把人质同时交还，东、西部落对这突然的行动必无准备，同时，以布库里雍顺为保证人要回自己的抵押人质，战争即或再打，也会延缓，人质也得安全。主意已定，头人们率领全城百姓，抬着狍子，簇拥着人质，唱着歌，向河边走走来。

东、西两部落的头人早已到了河边，他们正和布库里雍顺谈着话，对布库里雍顺的出现也是

将信将疑，不知如何处置。这个即将进行的对南部落的讨伐，是战是休，一时也踌躇起来。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大喊：“南部落来了！”人们顿时一惊，急忙觅马寻械，然而举目望去，但见由沿河向南的大路上，来了一队载歌载舞的队伍。人们正惊疑不定，南部落的头人、长者已经到了近前，他们先是向东、西两部头人请安，然后是近前相抱。见过礼之后，又命人抬上来狍子，叙说了自己的部落不该在调停中相互挑唆，更不该收受这份不是自己捕杀的猎物。然后，他们交还了人质，并盟誓永远和好，不再械斗。东、西部落的头人们被这诚挚的行为，善良的语言感动了，他们把猎物奉献给了布库里雍顺，布库里雍顺又叫三部头人各分一截狍肉，再一次歃血盟誓永息械斗。

人们激动得又是流泪，又是欢呼，他们把雍顺抬起来，举过头。

距离这里较远的地方，有着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熊部落（以熊为图腾的部落）听说鄂多里三部不和，想趁机个个吞并。正巧这天，他们的军队在战鼓的“咚咚”声中，正在逼近鄂多里城。

熊部落来犯的消息使正在河边欢庆息斗的人们，心头又是一紧。三个部落的人都把眼光投向

布库里雍顺。雍顺“霍”地从柳枝椅上站起来，他振臂高呼：“恶魔来了，我们要共同对付他，听我的号令！”三个部落迅速将人马集合起来，排成三个方队，整齐地站在城前。三部头人簇拥着布库里雍顺，站在方队的最前头，军队中鸦雀无声，执戈以待。

熊部落的人马在二里以外，便停了步。他们惊奇地望着早有准备，联合起来了的鄂多里三部。熊部落各个击破的战略落空了，胆怯了，他们急忙后退着，继而是拚命回窜。“胜利了，胜利了！”鄂多里的三部群众又一次欢呼起来，他们再一次亲身体验到了联合的力量是强大的，无坚不摧的。

战祸被平息了，“依兰哈拉”重新和好，三部共推布库里雍顺为首领，人民的生活从此安定了。

不知道又送走了多少个春秋寒暑，鄂多里的和平宁静生活又被破坏了。

布库里雍顺的后代们由于居祖先之功，慢慢的骄奢淫逸起来。残酷的压榨和盘剥激起了部众们的反抗，他们揭竿而起，直捣统治者的巢穴，杀掉了所有的人。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凡察的，是布库里雍顺家族头人的男孩子，他只有六、七岁。看到愤怒的人们冲进了他家的府第，